

wh | 诗路花语

## 北纬十八度

■ 郑文秀

人们想象不到，北纬十八度的初冬，依然是阳光明媚，温暖如春。再深的北方，现在也许是寒风凛冽白雪纷飞，我站在不同地域的诗人中体验到他们温度的不同，我的颜色却过于青绿、过于娇艳。

其实，很早的北方就有人用咸湿的海水去喂养高原的雪豹，并以沧桑的沙漠伪装了幽谷的深蓝，让一望无际的原野以海的名字，安顿在北方辽远的典故里。

冬季的阳光始终照在北纬十八度上，大海如一条宽阔的玉帛中绣出的如烟沟壑，牵引着一群肥壮的雨林，牵留着无数的热带生物群和唯美的境致。装载着厚厚的积雪和繁花托起的湛蓝。

我走不进它内心的光芒，只能沿着它的脊脉，去寻找江南绿意的出口，我看到早来的寒冬，正站在岛的对岸抬头张望那种欲望，永远穿不透海的屏障。抵达在北纬十八度的岛屿上——这尘世的人间天堂。

## 中立

■ 叶美

这海岛隐喻她的世界却逢人虚构了她和她的热带生活，周身披挂着暮色和棕榈高大的橡树处在热力的漩涡我们在此谈论它，已沦为一种想象，词语极具有粘稠的性质。心说：太暴露了呀。那些浪漫的情愫都不值得了吗？是的，我说，是的。我们都是原来的，我们恰好是两个反义词：正与反。告别了模仿他人的年代，我一下子落入中年，是假成熟。突然我们不再是谁的邻居，在电梯间里汇合成一股下降的中立。

## 田字型高速赋

■ 李荣南 陈涛

九州同轨，东豆国舆。经纬赤疆，四维驺暑。轳轳功全，駃尘古渡。是以九八高速，天涯如畅。一脚油门，泓韵东望。四方五港，物流繁忙。一岛三埠，海陆空综合运输；一环三纵，两小时自驾徜徉。东线绮岸，瑰景摩湾。航天极轨，博整阑珊。沙软清渺，借远浩瀚。西线帆樯，工业走廊。转口贸易，恢宏官仓。铁冷气田，殖货辉煌。中线葱郁，雨林峒寨。织绣坊染，山兰船屋。黎锦峒寨，古越民俗。东西连横兮，依依岚华。万州儋州兮，朝朝暮霞。观光大道，溪洞悬瀑千漱；旅游公路，麓原如姘奇葩。往矣馆穀，国帛尊海外；来思阳关，汉锦津出琼州。盟约亚太，共同体“一带”愿景；国际牵手，旅游岛“一路”起航。金色理念，丝绸新语。蓝色梦想，珠崖再塑。辞曰：八表轩隆，鸿蒙驹奔。朱旗动旆，龙旌扬幡。山川屏障，卓岭制峦。华盖动轸，云雾弥珊。是以舞练炫玉，流光琦湾。岸渚逶迤，孝父不已日迹；轩轳藩车，赤乌晷同桑还。假上经之寓言，精卫天池填海；属力士之肆愿，五丁指岳开山。依山傍海，车行画里分外美；雾雨轻云，人游景中格外亲。通八郡，新斗牛。续四邨，混金瓯。连港苍茫，道遥昭穆。

壮哉！琼中至正，宇靖荒蛮。田和秦篆，高速史添辉煌；惟乘富民，交通人竞风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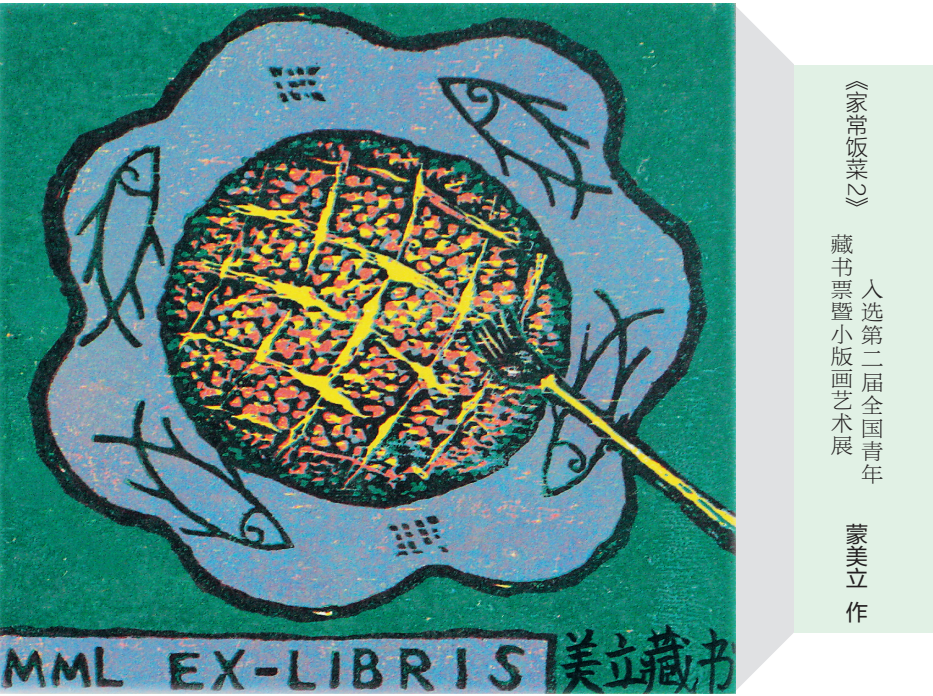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wh | 流年剪影

■ 李焕才

母亲牵头牛来到我跟前，将牛绳交给我，说，姐姐要下海滩赶海，你放牛去。这是一头水牛，母的。它瞧着我，那双又大又圆又黑的眼睛长着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牛是生产队的，放一天牛，就拿到两个工分。谁放牛，就牵牛回家，拴在谁家的牛栏里。这头牛一直拴在我家的牛栏。以前是我姑姑放，后来轮到我姐姐放，现在牛绳又交给了我。这时，我正读小学。我们村是个渔村，村前是海滩，村后是田野，村里人亦渔亦农，村里的牛既吃海滩上的咸水草，又吃田野里的淡水草。早上起来，听见牛在栏里哞一声，我赶紧将牛牵出来，赶下海滩去，把牛绳绑在牛角上，拍拍牛的脸说，这片海滩的草青，就在这儿吃，别乱跑，上完课我就回来了。牛听懂我的话，抬起头，眨巴着眼睛看我。我伸手摸它的脸，它懂事地低下头，开始吃草了。日头爬上村边的筋竹垛时，我又赶回海滩来。牛仍老实地在那片海滩上，它远远就朝我哞一声。我瞧周边的草滩，见草尾都短了，牛的脚步印来来回回。我又拍拍它的脸，说，咱们换个地方，到田野去。田野上的草好，村里的牛大多牵到田野来放。阿义见我赶牛过来，瞧一眼，说，你的牛渴了。的确，我那牛



wh | 小小小说

## 暖冬

■ 符浩勇

祥发爹再次见到眼前衣服褴褛的中年妇女和脸色蜡黄的小女孩，已是三天以后的下晌时分。其时，他在村后的山峦上自家长势不怎么齐整的蔗地里巡查，心里估摸着年前节后砍切甘蔗的收成。时值腊月，天气死冷，他抽着烟叶御寒。母女俩是被小舅子推扯吵嚷着上来的，小舅子的身上穿着他这辈子再熟悉不过的棉军大衣。祥发爹头一次见到这俩母女时，是三天前的一个午后，在自家庭院里的瓜棚架下。那会儿，老伴菊英母女俩当远门亲戚待着，嘘寒问暖，端水递茶。菊英对他说，母女俩是从她娘家四英岭对面人家来的。走亲戚迷了路，人生地不熟，她是凭着她们打听人家的乡音辩出来的；还说，出门在外，客从乡来，饭桌上，不过是多一碗碗筷而已，菜肴丰盛倒在其次。当夜，母女俩就在庭院里东屋住下。东屋是儿子当兵前睡的地方，除了儿子读中学时的书籍，还有一件儿子前年探亲捎带回来的军用棉大衣，厚厚的棉绒，热乎暖心。棉大衣平时也很少用，只有每年砍伐了甘蔗，跟年赴县城守夜过磅，才穿上去挡挡风寒。如今，多了一对母女，家里又没有备用棉被，只好取出当铺盖。次日，祥发爹起身时，日头已一树高了。菊英早做好了早饭，却不去喊醒那母女俩，说人家一路投亲，太疲倦就多睡一会。等到祥发爹洗漱妥当，又抽了一锅烟叶，终于憋不住去敲东房，屋里却不见动静，推开虚掩的门，哪里还有人影？那件军棉大衣也不见了踪影。祥发爹蜷身回到伙房，闷头无语，半晌才说：“吃饭吧，人家早走了！”菊英不信，奔向东屋去，出来后只叹了一声：“咳，……就当是儿子带走了那军棉大衣。”祥发爹“噗哧”一笑：“你当是我心疼那军棉大衣吗？眼下，甘蔗要砍了，我是想，到县城去守夜过磅，穿什么来熬冬。”晌午时分，小舅子来了，说是家里砍了甘蔗，就缠着祥发爹拿那件棉军大衣。菊英不好明说，就借口搪塞：“你姐夫……也要砍蔗守夜过磅用。”不想小舅子倔劲来了，说：“我只用一天就送回。”祥发爹一时气不过，说：“是你姐留了个外乡母女贼，连裤带衣卷走了。”小舅子是个死赖难缠的角色，硬是冲到东屋去，直到一无所获，才骂咧咧走了。

一连两天，祥发爹心里空落落的一片空白。

夜里，他总是很晚才躺下，半夜又总是憋尿醒过来，方便后回到床边，却又睡意全无，摸出烟叶，烟火在夜里明灭着，像暗夜的星星。

白天，他就跑到山峦上这片甘蔗地，估摸着年前节后砍了甘蔗跑县城守夜等着过称的事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小舅子却将中年妇女和小女孩推扯着到他的面前。

中年妇女满脸窘迫，压低着头，前额的刘海乱了，也顾不得收拢一下，小女孩紧贴在她身后，睁大着惊感的眼。

小舅子嚷道：“姐夫，盗贼我给你逮着了。我赶去墟场上游逛，就在菜市场，一眼就看到醒目的棉军大衣，哪个我不知道，方圆几十里人家，就姐夫你……我侄儿在部队当兵，这大衣怎能躲过我的眼！”

中年妇女低声哀道：“大哥，怪我鬼迷心窍，心贪，我母女投亲迷路，多亏大嫂收留照应……我干不该，万不该……大哥，你如何惩罚，我都认了，只是、只是不要为难我女儿……”她几乎跪下去了，小女孩哭出声来。

小舅子左手攥着腰跺着右腿，嗤笑道：“捉偷捉赃，按乡规，可不那么便宜，什么都可以让，就是就是……干脆，你留下闺女给我当媳妇，你走吧！”

祥发爹狠狠地盯了小舅子一眼，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他看见老伴菊英风风火火地奔上山来了。

菊英小跑过来，搀扶着中年妇女：“妹子，妹子，你这是怎么啦？”中年妇女一脸的茫然与无措，小女孩抱紧母亲的裤腿。

小舅子仍凶势不减，指着穿在身上的军棉大衣，嚷：“姐，这是她们母女俩偷盗的罪证，你说该如何发落？”

菊英陡地站直身子，冲着弟弟骂道：“你胡说什么？这棉军大衣，是我送给她们的，大冷天的，我来不及跟你姐夫说……谁让你去截着追回来的，为难人家了……”说时示意弟弟脱下军棉大衣。

小舅子一时愣怔了，脱下军棉大衣递给姐，目光投向姐夫，祥发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呼出浓浓的烟雾。

菊英接过棉军大衣又披在中年妇女的身上：“妹子，是我当姐的不好，让你受屈了……”

中年妇女倏地拉过小女孩，双双跪下，泣不成声……远山的落日，给小村披上了一层瑰红色的晚霞。

## 放牛的日子

么罚？我们都喊起来，打！阿义举起牛鞭，但是没有抽下去。他笑着说，我罚它跑一圈，行吗？我们就是想看他立在牛背上跑牛的绝活，都笑着。阿义敲那牛角，牛的前腿一弯，跪下了。阿义站在牛背上，一手抓牛绳，一手抓牛鞭，嘿一声喊，那牛站起，撒开四腿急跑起来。牛背像波浪一样起伏，高高站立着的阿义也随着起伏。我们正喝彩，那牛突然拐弯，阿义栽了下来。阿义抱着摔疼的右臂爬起来，苦笑说，这样罚，行了吧？

开春了，农忙了。牛都集中到地里去。放学后，我便直接赶到地里来。牛都在地里忙，或拖犁，或拉耙，吆喝声和牛鞭的响声交织在耳畔。我瞧见母亲赶我那牛犁田，放心了。我这牛温顺又勤快，别的人用，都不肯让它停歇。母亲牵条长鞭，鞭声只是在空中响，我那牛扬起蹄，犁头在它身后翻开一浪浪泥花。阿义那牛犟，队长亲自赶它犁田。队长一边挥鞭抽，一边骂，骂声和鞭声交替。那牛的屁股和后腿布满了白色的鞭痕，有的还冒上红红的血点。阿义站在田埂上看着。他手上捏一块石头，咬住牙，一声不吭，眼睛却射出愤怒的光。犁完几块田，队长叫停下歇口气。阿义走过来，聊下半脖子上的番套，嘿一声喊，那牛撒开四腿奔跑，头不回跑进远处的一片灌木林里。队长回头来

瞪阿义。阿义丢下手中的石头，也撒腿跑了。队长又回头来瞧我那头牛。我好紧张，也想跑过去卸下犁套，赶它跑。我母亲好机灵，她不歇了，马上赶我那牛下田去。

中午收工了，我们在田野上放牛。我牵牛吃田埂上的草。那草长，又鲜嫩。阿义也牵他的牛来吃田埂草。他那牛好像还憋着气，不会便掉头去啃一口田边的番薯苗。阿义瞧着，没有制止它。一个男人扛着锄头从后边走过来，突然抓住阿义的牛绳，哼一声。此人是邻村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把阿义的牛牵进他们村去了。

牛吃人家的番薯苗，要拿番薯去赔。阿义娘没番薯赔，人家留下阿义的牛，拿来犁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阿义潜进那村去，悄悄把牛偷回来了。但是，我们的队长仍很生气，不再让阿义放牛了。

我继续放牛。我那牛渐渐老了，拉不动犁了。我们村人不吃牛肉，不杀牛。有人来找队长买牛，要牵去杀，队长不肯卖。我那牛死后，拖下海滩去，挖一个很深的坑，埋了。

好多年不听见牛的哞叫声了。去年我回家乡来，见田野上长满了青草，一群水牛一边吃草一边撒欢。我问那个放牛的女人，不种庄稼了，还养这么多牛干嘛？她说，卖给人家做菜，来钱呢！

wh | 煮海剪浪

## 『玄学派』诗人邓恩

■ 孙文波

我刚开始迷上诗时，读到艾略特的论文集，他对包括弥尔顿在内的很多大诗人颇有微词，却独独推崇约翰·邓恩，并宣言自己的写作直接师承邓恩，他对邓恩的推崇使我产生了解邓恩的兴趣。经过一番不小的折腾，我找到邓恩的几首诗，读后觉得的确不错。邓恩被称为“玄学派”诗人。诗评家对他的诗在运用新异的想象、奇峻的比喻，创造语言新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给予极高评价。而正是这些独特性开拓了英语诗后来写作的疆域，使得艾略特、奥顿、拉金这样的诗人能够在自己的写作中做到形式与语言的自由创造。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邓恩，没有以他为代表的“玄学派”对英语诗的贡献，也就不会出现二十世纪英语诗的繁荣。这种繁荣对世界范围的现代诗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些操汉语写作的诗人亦在受影响之列。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很多诗人是受到邓恩的英语诗的影响的。中国诗传统对意境的独特推崇，使人在创作中更注重气氛的营造，场景的渲染，大都把精力放在物象的形成上。因此我们看到的古典作品几乎都是像“寒江一轮月”、“停车坐爱枫林晚”之类的描景之句，作者的情感大多融进对物象的关照，而缺少以理喻道，玄思高举，直接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也不是没有，但大多数文论家推崇的都是意境，尤其是到了王国维那里，在他的一番总结，并将之特别强调以后）。虽然以物传情也并非不高级，我们同样享受到其精妙遗产。但又不能不感到某种遗憾，对外国诗的学习正好弥补这种遗憾。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学习是扩大诗认识的领域。而事实已证明：一个民族的胸襟，其接受外来文化有热情，是决定这一民族文化创新的必须动力。

写到这里话似乎扯远了。回过头还是谈邓恩。现在，从一些关于邓恩的资料中我已了解到邓恩在他生活的时代的处境与后来不同。在邓恩所处时代，浪漫主义诗歌已经萌生，并显示出即将风靡的势头，蒲柏、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很多诗人正在日益受到大众的关注，读者更欣赏的是他们那种语言通晓，意象美丽，情感充沛如水的诗。这种情况使得邓恩很落寞，人们对他的诗更多的是批评，责其晦涩、难懂，甚至还有说教味。以至于到后来邓恩也被迫把精力放在做牧师上，他的写作也更多是布道辞，尽管他的布道辞写得也不错，有诗情，辞藻亦华丽，但由于不过是对宗教的解释，因而并没有展现出更深入的诗学意义的美。作为后来人，特别是作为邓恩的诗的推崇者，我当然为他鸣不平。

因为，邓恩的诗意象新奇，很多时候比喻精妙，虽然当时被称为“玄学派”，今天看来并非那么虚玄，而是构思独立，想象灿烂。像他的一首以圆规为意象谈论爱情的诗，把对爱人的爱，喻为圆规中点支撑着围绕着转圈两条相互依赖的腿，让人读来不能不觉得非常形象奥妙。还有他那段到了今天，人们在一碰上灾难便会引用的“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小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的祷文，同样是具有箴言意味的文字。

但这也使我想到其实文学史上，邓恩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些有才华、富有创造力的诗人由于其写作已经超出他生活的时代的理解能力，得到不公平对待自然在所难免。惠特曼不是也如此吗？连与我一个时代的诗人海子生前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应庆幸的是后来的人们发现了他们的成就，对之做出了合理的评价。今天，邓恩已经成为一代诗宗。由他和另外一些诗人，如也是牧师的赫伯特开创的“玄学派”诗歌写作方法，已经被看作是英语诗最有魅力的传统之一，并成就了一些诗人。这种情况肯定会继续下去。在后来者的不断发现中，世界会看到蕴藏在他们诗中的更多值得谈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文学遗产。

wh | 家在海南

## 美榔父爱塔

■ 段方义

南宋的风穿梭在澄迈大地，一位伟大的父亲孤独地站在美榔村口，望着摇曳的槟榔树，心里仿佛被摇出股股狂潮，幻化成行行泪雨默默洒在身边的池塘。

他，一位普通人，膝下无子，一对宝贝女儿相继出家，惟一庆幸的是大女儿后来还俗嫁人。重子嗣，续香火，在古代中国成为最绕不过的人生大事。可以感同身受，这位父亲经历了多少思想斗争和怎样的痛彻心扉。然而，尘世的宿命没能牵拌和击倒他。他心生出非同凡响的念头，决定为纪念大女儿灵照出嫁和小女儿善长出家而建造双塔，寄托父亲对女儿无尽的怜爱，也许这是另一种最好的传承。日后，睹物思人，延绵不绝。

见过瞭望之塔，赏过信仰之塔，观过镇妖之塔，唯有父爱之塔扣人心弦、摄人心魄。想必父亲建塔是煞费苦心的。两塔基座分别立起在池塘内两侧，形成被环抱之势，恰似父亲捧在掌心里的挚爱。此时，仿佛一位高大的父亲就站在双塔之间，左右各牵一个心中的爱女，幸福的身影投射在岁月的光里，久久不舍离去。而女大终不留家，懂得放手便是最好的爱。人生总会面临艰难抉择，爱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智慧。无论出嫁抑或出家，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父亲给予了应有的理解以及极大的宽容和尊重。为父不但不干涉，反而随喜祝福，还送上如此弥足珍贵的礼物，让心爱的女儿好好生活，也遂了可爱小女儿的心愿所向，好让一意修行的女儿可以彻底心无挂碍地远离红尘。这样的开明，落到谁头上恐怕都难以实现，真正值得大大地点赞。透过塔基里供有的文武官员像，可以感知父亲寄希望以护佑黎民百姓的大爱。见塔塔中的佛像，仿佛佛音飘荡，引领芸芸众生“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从高空俯视，双塔似是父亲关切的双眸，又若父亲关爱的心房。父亲建塔可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设计，塔造型略矮略胖，好似敦厚善良的妇人；妹塔略高挑清秀，犹如长守一枚青灯的素衣尼姑。两塔呼应，似情同手足的亲姐妹，相邻相守两相惜。父亲建塔有此真意，不言便能自喻。

父亲之所以伟大，还因养育了两位美丽善良的姑娘。相传姐妹俩拥有椰子形状的“聚宝盆”，盆里有取不尽的大米和金银，她们常从中拿出财物分发给穷苦乡邻。现实中，姐妹常常对乡亲的乐善好施，长久为人所称道，这也许成为父亲建双塔纪念以对她们最好的鼓励和褒奖。

800多年后，塔依然，人不再。双塔双影，尽显老父怜爱女儿的脉脉情愫；古塔古风，深念父亲呵护闺女的绵绵慈爱。情感的阳光铺在美榔双塔，好似父亲温暖的双手轻抚。塔上熠熠生辉的金光，恰如这位伟父亲流芳千古。他的名字永被传颂，他就是与众不同的陈道叙。

## 古村新貌

■ 吴文生

力乍村，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名。说其熟悉，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在那大镇工作时就认识了县公安局警队长黄木春，他是力乍村人。后来我到市水电局工作，属下的江目的电站站长黄日荣，也是力乍村人。2000年初，我调到松涛管理局，与松涛水库毗邻，刚调离的南丰镇委书记黄虎彪还是力乍村人。说其陌生，是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过该村，村容村貌是个啥样？我全然不知。

2014年3月，我乘车经过力乍村前，只见一个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门楼耸立在公路旁边，我被这座气势非凡的建筑物所震撼！回到家里，我跟家人说起此事，儿子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这是那大镇、儋州市创建美丽乡村的得意之作，在全省也是为数不多。为了做好这篇文章，那大镇、力乍村民和外出干部，市财政、市住建局，四方所投入的资金近1000万元，你今天看到的门楼只是“冰山一角”，里边的环村路、污水处理厂、竹林农家乐、农家书屋，具有典型的100年客家院落、乡村咖啡馆，还有各种热带水果、名贵树木，在这个村都能看到，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足够你们这些“发烧友”流连忘返！儿子一连串的描述，说得我心里痒痒坐不住了。

2014年5月26日，儋州市市旅游局、市商贸局和那大镇联合在力乍村举办首届品棕节，我第一次到力乍村去拍摄，半天的时间，我走遍了力乍村的每个角落，拍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并有机会和镇干部、村民交谈，所见所闻跟儿子所说的一点不差。令我意外收获的是，我孩儿时父母常念的那首儋州民谣：“长坡米烂荔枝棕，木棠糕喂木昌婆”词中所说的“荔枝棕”的发源地之一竟出自力乍村！

2015年5月4日，那大镇和市团委要在力乍村联合举办青年联谊会，一大早，海洁书记邀我一同到力乍村咖啡园品尝咖啡，因时间充裕，我们在优雅的环境里边喝咖啡边聊了起来，我问他为何把建设美丽乡村的示范点放在力乍村时，他胸有成竹地说了三点：一是力乍村民风好，思想觉悟高，接受新事物意识强，参与创建美丽乡村积极性高。二是力乍村是个有百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村中的民宅和道路规划有前瞻性，容易改造。三是村中的古树参天，绿色掩映，生态环境好，群众环保意识强，建设生态文明村能够巩固和提高。

2015年5月25日，全国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到力乍村参观后感慨不已，进入竹林农家乐吃午餐时，他对客家风味特别是儋州粽子大加赞赏。他表示，下次有机会一定再来看力乍村。

经过短短两年的努力，如今，这个拥有109户、610人口的客家村，年人均收入1.5万元，2014年被授予“全国宜居示范村庄”、“海南省小康环保示范村”。然而，力乍人并不满足已取得成绩，目前他们又朝“全国幸福村庄”的新目标发起冲击，我们衷心地祝愿力乍村人的“力乍村梦”越做越大，越做越圆！